

◎往日情怀

房屋变迁记

□韩月琴

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，大多数人家都是草房，我家也不例外：泥坯垒起的墙，木桩支撑的梁，高高隆起的屋脊，铺满麦秸的屋顶。屋内除了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，几乎没有有什么装饰，充其量不过是中堂挂一幅毛主席画像，有孩子的家庭或许会在侧墙上贴几张花花绿绿的奖状，仅此而已。后来，日子慢慢好起来了，农村人对住房的需求也在逐步提高，扒掉草房换瓦房，扒掉瓦房换平房。

我爸是村里手艺精湛的泥瓦匠，他组建了一支乡村建筑队，为十里八村的人们盖房子。爸爸辛苦挣钱，妈妈勤俭持家，慢慢地，我家也有了一些积蓄。1988年春天，爸爸把草房扒掉，准备盖新房。没过多久，一座小楼房拔地而起，与普通平房稍有不同的，房顶上最东边的一间上面多盖了一层小平房，这样的房子被称为“一头沉”。那时候的外墙粉刷流行“干粘石”，就是把麦粒大小的淡青色碎石子用水泥粘在外墙上，看起来比灰色的水泥墙好看些。我觉得新奇好玩，时不时就会用手偷偷地在墙上划拉，石子就顺着手掌一粒一粒往下掉。

除了外墙的“干粘石”新奇有趣，屋内的水磨石地面也很有意思。根据我的观察，水磨石地面的施工程序是这样的：先用二指来宽的长玻璃

条把粗糙的水泥地面隔成一个个方格，然后再用水泥和碎石子的混合物把方格填满，待它们凝固以后，用磨石机把地面磨平。当玻璃条围成的方格内还空着的时候，邻居来我家串门，看到这些方格，疑惑地问：“这地面以后怎么扫地呢？”待我爸解释以后，他才明白。小伙伴来我家玩，在空荡荡的屋子里，我们站在不同的方格里玩回声游戏玩得忘乎所以。后来，全家人欢天喜地搬进新房以后，我多次蹲在地上仔细观察这水磨石地面，忍不住惊叹：地面居然如此平整光滑，那些方格就像是特意用笔画出来的，丝毫看不出之前玻璃条的影子。

眨眼间，三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。如今的我已经步入不惑之年。现在，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家家的房子都是气派的楼房：雪白的墙壁、明

亮的玻璃，屋内的地面铺着质地、颜色、花纹各异的地板。人们对于新房的样式与布局早已不再感到好奇与新鲜。

近年来，城市周边的农村一个接一个地建起了高档小区，不但节约了土地，而且更好地改善了居住环境：上下楼有电梯，日夜有保安值守，有保洁员打扫卫生，燃气入户环保方便，随时有热水可用。不仅如此，许多村里的年轻人还争先恐后地在市区买了房子。这在以前的农村，真是想也不敢想的日子。

房屋的变迁见证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，在科技高度发展、经济快速腾飞的今天，草房、瓦房、平房的岁月一去不复返，永远留在了我的童年，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。



◎乡村纪事

记忆中的红薯粉条



□刘瑞阁

“卖粉条！”一声声叫卖声吸引着蜗居在暖室里的村民，他们纷纷走出家门，与开三轮车的外地商贩讨价还价，分辨粉条的真伪。看着码得整齐的粉条，我的思绪也回到了小时候。

上小学时，一到放寒假，我就躲在外婆家不愿回家，经常跟在外婆身后到生产队的粉房看他们做粉条。其实，最主要也是为了等那一碗新鲜的酸辣热粉条充饥。

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常说，红薯饼，红薯馍，离了红薯不能活。不过，制作红薯粉条是件费时费力的苦差事，把红薯加工成粉条，要经过几道工序才能完成。每年秋收忙完后，

人们开始把红薯拉到大水塘淘洗。然后把洗干净的红薯放入机器内打成粉末，再把红薯粉用白色的棉布包着吊起来，在大水缸里过滤。等沉淀后变成洁白的粉团，然后用棉布把粉团裹上吊晒，经过风刮日晒后，把干透的粉团打碎，过筛子，才能正式开始加工粉条。

加工粉条一般选在一场大雪过后，因为做熟的粉条必须冻到一定程度，再用木棒槌掉冰凌。然后经风刮日晒，方便储存。做粉条必须找村里身强力壮有经验的男人掌勺，因为外公走得早，两个姨妈年龄小。每年加工粉条外婆踊跃参加，为的是多挣工分，维持生活。如果家庭有男劳力的女人，她们一到深冬便围炉取暖，照看孩子。

做粉条时，只见师傅撸起袖子，把粉面和成团，不软不硬恰到好处时，把粉团放入一个容器内，如大勺子，里面是细密的圆眼。然后用力捶打粉团，只见如丝如绳光滑细腻的粉条盘落在一口沸腾的热锅里。站在锅旁的男人用漏勺利索地把粉条捞出，然后放入一口大缸内，用清水洗过后，再把粉条盘起来。这时，只见外

婆系着围裙，挽起袖子，一手拿一根小木棍，麻利地穿起盘好的粉条，然后把粉条挂在木架上晾晒。等到中午，外婆还要忙着做饭。那个年代，最好的午饭不过是一人一碗热乎乎的酸辣粉条，外加玉米面饼子。只见外婆用姜末、蒜泥、辣椒粉、醋等调料，再加一点儿小磨油拌一下，一碗酸爽可口的粉条就做好了。

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我也学会了如何鉴别粉条的好坏。真正的红薯粉条，外观色黄，略泛黑。不过，红薯品种不同，颜色也不一样。如果是熟透的粉条，颜色有点发黑，生一点的粉条，颜色发白。红薯粉条用火燃烧后不会断，呈乳白色。含在嘴里细嚼，甜甜的，有点筋道。如果粉条看起来颜色透亮，大都是明胶等添加剂加工的化学粉条。

多年来，农村把粉条这道菜当成春节待客的必备品。以前农村人炒菜，平时肯定不舍得用粉条。等过年家里有客人时，猪肉炖粉条是一道最丰盛的佳肴。因为粉条是膳食纤维，又能吸收各种鲜美汤料的味道，再加上粉条本身柔润嫩滑，吃起来更加爽口美味。

转眼间几十年过去，农民已不再仅靠种粮食维持生活，而是改种成经济作物，种植辣椒，栽种棉花、花生等。男人们农忙在家抢收抢种，农闲时纷纷奔大城市打拼。如今，想吃上一碗正宗的纯红薯粉条，还真成了一件难事。我经常怀念外婆做的新鲜粉条，吃起来如拉面，又像凉粉。那种光滑，爽口，令我一生回味无穷。

◎心灵感悟

我家的自行车



□包广杰

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，我给它起名叫“瘦驴”。那年，在城里工作的外公送给父母一辆半新的“二八”自行车。在当时的农村，拥有这种自行车的人不多，所以，经常有小伙子到我家借车骑，他们大多是为了去邻村相亲。又过了两年，我发现到我家借车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
记得最后一次，是春生爹来借车。春生是村里的大龄青年，他爹借车是让他相亲去。我们两家离得较远，春生他爹不会骑车，歪歪扭扭地推着走，我还不放心，担心他摔坏了车。没过多久，只见他满头大汗地推着车回来了。原来，春生一看见我家的车，就气得直跺脚，说骑这样的“破驴”相亲太丢人，非让他爹借新车。他不借车，刚好随了我的心愿，不过骂我家的车是“破驴”我不爱听，我家最值钱的大物件就是这辆自行车了。

十三岁那年，我到十里外的乡里上学，这辆车就成了我的交通工具。不过，这辆车越来越老了，看着有的同学骑着新车一闪而过，就有些羡慕，但比起那些更老掉牙，骑起来“叮叮咣咣”乱响的车，心里又有些安慰，刚好学了“古道西风瘦马”，我就称呼它为“瘦驴”。“瘦驴”陪我走过三年初中生涯，我去外地上学以后，它也“寿终正寝”了。

后来，我又骑了不下十辆自行车，有新车、有旧车，还有两辆电动自行车，大都和我缘分不长，缘分最短的，只有几天，还没有骑熟悉就被人偷了，只有一辆“黑骏马”还跟着我。这是一辆黑色赛车，它已经陪我驰骋了九年。当时，我刚调入新单位，年轻的同事们组织了一个骑行队，动员我参加，我很狠心，花了2600多元买了有生以来最贵的一辆自行车。不过，这辆车骑起来特别舒服，遇到陡峭的坡，只要动动变速器，它也能轻松爬上去。骑行了这么多年，跑了那么多路，只换过一次轮胎和脚蹬，骑起来仍然虎虎生威，感觉就像骑着一匹黑骏马。

如今，我家的储藏间里，还有几辆自行车。“赤兔马”是儿子心爱的坐骑。六年前，为考入初中的儿子买的赛车，火红的颜色，活力四射；“小马驹”是妻子的“坐骑”，其实是辆红色的电动车，上面还安着防晒顶棚，妻子骑起来很便捷，又晒不到，当时带这种顶棚的车很少，夏日，妻子骑着出门去，骄傲得像个公主。

看着它们，又想起曾经的“瘦驴”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其实，这么多年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幸福生活来得似乎让人目不暇接，但我想，唯有好好珍惜、努力工作，方能回报这个幸福的时代。

非虚构微故事
记录生活百态
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
电话：13938039936